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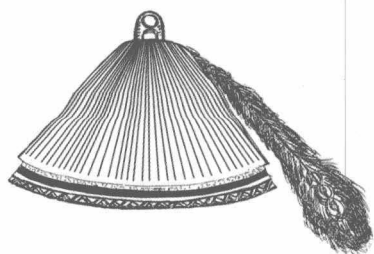
王永泰 著

直臣

孙嘉淦



北京出版社



直臣
孙嘉淦

王永泰

著

◆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臣孙嘉淦/王永泰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78-2199-2

I. 直...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986 号

直臣孙嘉淦

王永泰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9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5378-2199-2

I·2114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玩笑成真酿成大祸 金蝉脱壳夜走他乡	1
第二回	新皇帝囚禁众兄弟 孙嘉淦仗义说直话	24
第三回	孙嘉淦任职国子监 张氏女被骗入京都	37
第四回	国子监嘉淦参佐领 亲王府允礼打弘历	50
第五回	果亲王有意护属官 孙嘉淦执意拘蠹吏	68
第六回	受灾伤百姓遭劫难 免丁粮清官含冤死	84
第七回	为前仇果亲王使坏 怜贫苦孙嘉淦断案	106
第八回	鄂尔奇奉旨查舞弊 果亲王弄巧反成拙	117
第九回	说直话输掉三品衔 降银库还忤果亲王	134
第十回	吏不廉库丁盗官银 官不管废员操闲心	149

目 录

第十一回	释旧疑果亲王举贤 恨无权孙嘉淦争官	161
第十二回	孙嘉淦河东除积弊 高运司贪赃被夺官	177
第十三回	穷追猛打一查到底 海晏河清天下太平	194
第十四回	引经据典教训皇上 一本正经恐吓故人	211
第十五回	据实陈奏反遭贬谪 忠心不改再释无故	224
第十六回	平冤析狱尚书挨打 飞扬拔扈贝勒被擒	250
第十七回	因直言惹出弥天祸 遇不平依然说直话	270
第十八回	狠毒继母移花接木 耿直总督明察秋毫	287
第十九回	图财害命妄称邪教 旗民互讼不偏不倚	306
第二十回	羊头狗肉钦差使坏 事不由己皇帝为难	325

目 录

- 第二十一回** 依法度情敢驳皇上
为平民愤尽由苗人 343
- 第二十二回** 武昌关藩司吞税款
北京城皇帝弄权术 362
- 第二十三回** 偏听信清官办错案
装糊涂断然离官场 381
- 第二十四回** 乾隆帝微服访贤臣
孙嘉淦奉召返京师 398
- 第二十五回** 皇阿哥随意恶作剧
大学士两回被戏弄 416
- 第二十六回** 贤相国油尽神灯灭
乾隆帝惊叹少直臣 437

第一回 玩笑成真酿成大祸 金蝉脱壳夜走他乡

康熙四十年，山西兴县。

临河里有户姓孙的人家。当家的叫作孙天绣，他与妻子原氏，生有四个儿子，老大孙正淦、老二孙鸿淦、老三孙嘉淦、老四孙扬淦。孙天绣五十多岁，脾气暴躁，虽以务农为业，却爱抱打不平，最见不得人欺侮人。若有什么不公不平的事情叫他碰上，他便非替那有理却无权无势又没钱的人出头不行，哪怕为此坐牢受苦，也在所不惜。因为多管闲事，自然免不了受大户人家和官府中的气，所以宁肯自己吃些苦头，也要供几个儿子读书识字，盼他们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让官府中有几个讲道理的人。于是，四个儿子虽已长大成人，却不下地干活，终日只在私塾中厮混，地里的活计只他一个人便包了，因此许多人都说他是个傻子。

老大孙正淦已经二十七岁，娶妻生子做了父亲，却还是个童生，一次两次院试，就是不能入学，自己早灰心丧气了。但摄于父亲的威严，始终不敢说不去上学，可消极应付不下功夫却是真的，每天早起去旧城墙上伸拳踢腿，练一套少林功夫，倒仿佛是他的正业。

这天拂晓，孙正淦早早起来，又去城墙上溜达，几趟拳打完，出一身透汗，浑身筋骨舒展，好不快活，坐下歇会儿，呼吸些新鲜空

气，准备回家吃饭，然后和几个弟弟一块儿上学堂中去。

脚下这一圈土城墙，不知道修于何时，筑于哪个朝代，反正年代很久远了，坍塌破败，全无城的威风，墙的森严，老百姓散住在城墙两边，零零落落、散散漫漫，布局全无规制，有的甚至就在城墙上掏个窟窿，安付门窗，便也算作窑洞，是个人家。

孙正淦歇息一会儿，正要站起回家，忽听吱哑一声，循声看去，却是城墙下面一户人家的门开了，一个年轻媳妇儿端着尿盆从窑洞里出来，小心翼翼，径直去了茅房。

兴县一带人家的茅房，只在茅瓮四周筑几堵土墙，弄个围子，上边并不盖顶，人在高处往下看时，便没有遮拦，孙正淦见那媳妇儿把尿倒进茅瓮，提着尿盆出来，走到窑洞门口，把尿盆放下，便回家去了。他盯着窑洞注视了一会儿，想那媳妇身材如此苗条，模样儿必定非常可人，可惜刚才没有注意，不知是谁的老婆，他惋惜地思索着，想等她出来，再仔细看看，于是便不急回去。

人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见到漂亮媳妇想多看几眼，也是人之常情，若说孙正淦此举有什么不对，只怕便是个伪君子。果然，只待了不多一会儿，那窑洞的门便又开了，方才那媳妇端着一口铁锅出来，把水泼在院子里，转过身去，把锅坐到尿盆上往柴火堆那边去了。

看清楚了，孙正淦认出这媳妇便是学堂里同学赵洁的老婆，以前见过。虽然没有说过话，却也认识，只是没想到他们家便住在这儿。朋友妻不可欺，她既是赵洁的老婆，我这里偷偷摸摸对她非礼，岂是大丈夫所为？孙正淦读书不记事，若说讲朋友义气，倒与其父一般无二。于是他再连一眼也不看那媳妇，扭头便走。

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一件事，不觉哑然失笑，赵洁那媳妇，模样儿倒是不错，可惜却是个气闷心，想那铁锅底上沾满了煤黑，怎么可以坐到尿盆上呢？铁锅污了尿盆，尿盆又污谁呢？半夜里起来，还不沾一屁股黑吗？哈哈！走着想着，估计那媳妇儿屁股上必定

有个黑黑的圆圈，便打算到学堂以后要和赵洁开个玩笑。

等到第二天，瞅个先生不在的空子，抿嘴儿一笑，走到赵洁的桌子边上，推了他一把：“狗蛋，跟你说个事。”

赵洁正看一本《孟子》，放下书说：“什么事？说吧。”

孙正淦俯下身子，爬在桌子上道：“昨儿早上，我去城墙上打拳，看见你媳妇儿在下边撒尿，就过去给她屁股上画了个圈儿，这么大。”他比划着，说的一本正经，仿佛真有其事。

赵洁咧嘴一笑，随手打了他一拳：“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滚，滚，离我远点儿。”

孙正淦吃了一拳，非但不恼，还依然嘻皮笑脸：“怎还不信呢？今儿晚上，你不会拿个灯照照，看是也不是，我见她模样儿不错，愿意效劳，所以那圈儿画得又大又圆，就像圆规画出来的。”

赵洁扬着手，假作生气地道：“你有完没完？再不走，我可真要打了。”

孙正淦道：“你这人，真不识抬举，别人辛辛苦苦替你装扮老婆，如何不说个谢字，却还要打人？你媳妇可比你强啊，人家因为我给她画了个圈，答应到黄河边上去等我呢，哪像你这样。”说着站起来走了。

赵洁回到家里，本来就把这事给忘了，晚上睡觉时，媳妇要作针线活儿，他便钻进被窝，凑着媳妇的灯爬着看书，看了一会儿，瞌睡上来，便催着媳妇儿赶快睡觉，他要吹灯。媳妇儿顺从惯了，便收拾了针线箩筐，坐在炕头上脱衣服，从从容容，脱一件叠一件。赵洁嫌她啰嗦，坐起来喝斥：“你能不能快点儿，我可吹灯了。”

那媳妇儿忙道：“吹吧，吹吧，我没灯也行。”那媳妇儿正脱裤子，赵洁忽然看见她屁股上有半个淡淡的圆圈。蓦地想起孙正淦白天说的话，一时疑心大起，好贱人，她如何真个儿便有个黑黑的圈儿？难道他真和她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事？他这样想着，一把扳倒她，翻个个儿，叫她屁股朝上，按住认真看时，见她两个屁股蛋上

和两条大腿根上各有半个淡淡的圆。合起来一看，正好是一个又圆又大的圈。他不觉呆了。媳妇儿一边推他一边乱嚷：“干什么，干什么，你没见过还是怎的，那有什么看头？”说着一把推开了他。

赵洁说：“你这屁股上，哪来的这么个圈子？”

媳妇道：“什么圈子？”

赵洁道：“像是毛笔画上的。”

媳妇道：“你闲的没事，胡诌什么，快睡吧。”说着钻到被窝里去了。赵洁有心拉起她问个明白，又怕一时半会儿审不清楚，便悄悄睡下想个办法：孙正淦说是他给她画上去的，那倒未必是真，可她屁股上黑圈从何而来？她屁股上有那么个东西，孙正淦又怎么知道了呢？刚刚问了一句，她便矢口否认，连有个圈子也不承认，难道会说是谁给画上的吗？媳妇儿已经睡着了，她侧身躺着，吹着轻轻的鼾声，仿佛没事人一样，平静而安详。赵洁以为，不管孙正淦说的是真是假，估计这婆娘是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真想把她拉起来狠狠揍上一顿。但手里没有证据，平白无故打人，他还干不出来，半夜三更的，惊动了左邻右舍怕人笑话，老父亲要问为什么打人，自己也不好回答，翻来覆去一夜，觉没睡好，办法也没有想出来。便打算到学堂以后，再找孙正淦问个清楚。

第二天进了学堂，趁先生还没来，同学们正写字的功夫，他便来到孙正淦的桌子跟前，一本正经地道：“孙正淦，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屁股上有个圈？”

孙正淦见问，不觉想笑，头也不抬地道：“我给她画的，我怎么会不知道？”

赵洁怒道：“朋友妻，不可欺，我们同窗，你如何对她下手，好不地道！”

孙正淦抬起头来，见他那着急的样子，感到好玩。便越想逗他几句：“狗蛋老弟，此话差矣，我不过给她画了个圈儿，而且是她愿意，我愿意，两厢情愿，如何便说到朋友妻不可欺呢？我看最多不

过通奸罢了，说我欺她，你这是用词不当。”

赵洁道：“这么说，你与她真个儿有事？”

孙正淦道：“圈儿也画上了，若还说没事，那是骗你，不过也就是一次两次，我怕说不清楚才给她做个记号儿。”

“混蛋，我正经问你，你怎这么不正经。”赵洁被逗得起了火，抓起桌子上的砚台，就向孙正淦头上砸去。

孙正淦开玩笑正开的热闹，不提防他会来这么一手，猝不及防间，被砸到太阳穴上，只听得叭嚓一声，他便趴在桌子上不动了。

众人惊叫起来。赵洁见孙正淦头上流出了血，知道闯下了大祸，慌了手脚，抽身要走，却被人拖住了。原来孙正淦兄弟四个，都在这学堂中读书，老二鸿淦、老三嘉淦、老四扬淦见赵洁打了他们的大哥，早围了过来。

嘉淦、扬淦扭住了赵洁，鸿淦扶起大哥看时，见他身子软得向面条一样，头也搭拉着抬不起来，忙伸手至唇间一试，发觉一点儿气息也没有，他便“哇”地哭了，嘉淦见二哥哭了，料知大事不好。强撑着道：“二哥，还有救吗？”

鸿淦呜咽着道：“不行了，人已经死了。”

赵洁一听，吓得魂飞魄散，不由自主地要往下坐。孙嘉淦用力把他拖起，向扬淦道：“这儿有我们守着，你快回家去告诉爹爹。”扬淦一听，抹着泪去了，孙嘉淦又道：“二哥，不是哭的时候，快拿个主意。”

鸿淦被提醒了，过来拖住赵洁说：“你把人打死，还有什么说的，走，见官去。”

官府在附近设有典史衙，专管受理民间诉讼和排解纠纷。鸿淦兄弟拖着赵洁过来，在门房上简单说了一下情由，等大门一开，便推着赵洁直上公堂。

典史听说是人命案子，怎敢怠慢，匆匆换了官服，赶来坐了公案，看着下面跪着的那许多人道：“尔等姓名谁？这起命案，出在

哪里？死者是谁？凶手是谁？目击证人是谁？作案凶器在哪儿？快快从实讲来。”

嘉淦磕头道：“启禀大人，学生孙嘉淦，这位孙鸿淦，俱是死者孙正淦的亲弟，我兄弟三人与凶手赵洁，本是同窗，素无过结，今儿上学以后正写字时，赵洁走到孙正淦桌子跟前和他说话，功夫不大，也没听见他们争执吵闹，忽然那赵洁抓起砚台，砸在孙正淦头上，把人给打死了。我兄弟二人与学堂中同学都可作证，求大人秉公决断，审出是非，为死者伸冤，给生者以安慰。”

方才同来的几个同学听他说完，也磕头道：“经过情形确是这样，我等俱可作证。”有人便将砸死孙正淦的砚台呈上了公案。

典史看着赵洁道：“孙嘉淦所言，可是实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赵洁头脑一热，打死了孙正淦，如今冷静下来，知道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自己过于鲁莽了，正后悔不迭。听到典史问他，便磕个头道：“小的与孙正淦为事争执，言语不合，一时性起，误伤了他的性命。孙嘉淦说的一丝不错。赵洁不想抵赖，情愿领罪。”

典史见他对所犯供认不讳，便传役使带刑具过来，将赵洁收监，打发仵作等人前去验尸。然后安慰一番鸿淦兄弟。叫他们回去：“本典史官儿太小，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不敢擅断，待我禀报知县大人，请他亲审，待定下日子，便传你们作证或听审、听判，今儿便这样了，先回去吧。”

鸿淦兄弟读书明理，知道赵洁虽犯了死罪，也不能立刻便拖去砍头，见典史已将他收监，并说要禀告知县老爷亲自审理，便不再纠缠，急急赶到学堂，待衙门中仵作等人验了尸，帮着闻讯赶来的父亲把哥哥背回家去，料理后事。

却说赵洁的父亲见儿子闯下了如此大祸，虽也气急败坏地骂他行事鲁莽，不该为一句玩笑话便把人打死。却也不得不为儿子的生死费些脑汁。赵洁孙正淦两个往日无仇，近日无冤，这番出事，凭谁说也怨孙正淦无事生非，若不是他家死了人，这官司便输

不了。如今人死不能复生，孙家去衙门里争执，也无非是争个情理，不如豁出去多花点儿钱，安顿一下孙家打点好知县老爷，也许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去儿子的死罪了。赵洁家道殷实，他父亲就他一个宝贝儿子，愿意花钱而且也花得起。于是，他便拿了几张银票到孙家来了。

孙天绣听说赵洁因为一句玩笑话，就用砚台砸死了他的儿子，当即气愤填膺，火冒三丈地操起一把杀猪刀，赶到学堂中要和赵洁算账，到了以后才知道鸿淦嘉淦已把赵洁送到衙门中去了，他知道既已经见官，自己便不能蛮干，打算等儿子们回来，听他们说见官的情形再做打算，抱着儿子哭了半天，等鸿淦嘉淦两个回来，听他们说了典史老爷已将赵洁收监，并打算禀报知县老爷，请他亲自审理案子。孙天绣见事已至此，也只得听凭官府的处置了。于是，等衙门中验完了尸，父子几个痛哭了一场，抬着正淦回家，操持丧事。

第二天傍晚，孙家掩埋了正淦，正在一块唉声叹气，赵洁的父亲来了，他一进门便打躬作揖，连连道歉：“天绣老兄，实在对不起，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那个孽子，会闯下这样的大祸，这叫我怎么说呢？叫我怎么有脸去见人呢？孙大哥，你打我几下，出出气吧。”孙天绣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家三句好话一说，就觉得不能再不理人家了，于是，便也拱拱手，打个招呼，请他坐下。

赵洁的父亲松了口气，斜着身子坐下，小心地道：“孙大哥，你家正淦和我那该死的东西，原本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深仇大恨，年轻人不知深浅，玩笑开过了头，一时恼了，动起手来，失手……”

孙天绣平白无故死了一个儿子，既感到冤枉，又觉得窝囊伤心，不想叫他再提这事的经过，打断他道：“怎么回事我知道，不用详细说了，我听着难过。你有什么事，明白说吧，用不着兜圈子。”

赵洁父亲陪着笑脸道：“还是孙大哥痛快。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既如此，我就直说了。正淦的死，实出我意料之外，赵洁也并非

有意，但不管怎么说，总是他打死了人，我该向大哥表示点儿歉意，这二百两银子，请你收下。”说着拿出银票，放在孙天绣面前又道：“事到如今，人死不能复生，死了的已经死了，该替活着的想点儿办法。大哥，我求你饶了赵洁，给我一条生路吧。”

孙天绣见赵洁的父亲想用二百两银子了结此事，捡起银票哭道：“我孙天绣人穷不假，可我再穷也不能卖儿子的命啊！这银子我不能要，你也趁早收起这份心思吧。事情既已惊动了官府，那也就不好私了了，就等官府做个结论再说吧。”

赵洁的父亲知道孙天绣的脾气，见他一口拒绝了自己的要求，知道再说什么也不可能使孙天绣改变主意。只好站起来道：“孙大哥既然不给面子，那就只能等官府的消息了。不过，无论怎么说，总是我赵家对不起大哥，饶不饶赵洁改天再说，这银子你收下，就算我赵家对你的一点补偿也好。”

孙天绣道：“饶不饶赵洁可以再说，这银子我绝对不要，看见它，我心里堵得慌啊！你快走吧。”他左手按在胸前，右手指着门口，伤心地哭着。

赵洁的父亲见没法再呆下去了，只得向孙天绣抱抱拳，从孙家辞了出来。回到家里思索，觉得孙天绣还算个通情达理的，他并不因赵洁而迁怒于我，他刚刚死了儿子，伤心痛苦自然难免，一时不肯饶过赵洁也在情理之中，估计再过十天半月，等他平静下来，我再去找他，大约便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为今之计，是得赶快去县太爷那儿，求他把案子改得轻些，只要先保住儿子的性命，以后的事情就都好办了。于是，他便又拿了银票到县衙门来了。

赵洁被押在县衙中的南牢。知县李明已经知道赵洁失手打死孙正淦的事，但却只问了问大概情形，并不急着审理，他要等等看看。李明十年寒窗，吃尽辛苦，目的便是“升官发财”，好不容易取得了功名，有了一个县太爷的位置，想将从前的投资收回来，却不料兴县地瘠民贫，油水甚少，收括颇不容易。而一个七品县令的俸

禄又没有多少。因此，虽然升了官，发财却还谈不上。正着急时，却就有了这么一件案子。典史把案子报上来时，他稍微问了问，知道赵洁的父亲是个财主，而这财主的独子偏偏就打死了人，不觉就看到了一线希望，暗暗高兴起来。赵洁把人打死，却不抵赖，审理不过是一个过程，一个手续，关键是断决。有道是“死店活人开，叫谁受害谁受害”。赵洁把人打死，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偿命，便由我决定了。若想让他死，那便是故意杀人；若想让他不死，便是一时失手，误伤人命。至于如何判决，那便看他家里人的态度了。儿子虽然不好，总是自己的骨肉，可怜天下父母，绝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这笔横财我发定了。李明打好了如意算盘，单等鱼儿上钩，果然不出所料，赵洁的父亲已经乖乖地来了。

虽然早就盼着了，但却不能让他知道。见了面李明板起面孔道：“赵春贵，你来干什么？”

赵春贵道：“犬子无知，闯下这样大祸，我这做父亲的心里不踏实，来打听一下消息。”

李明道：“胡乱打听什么？难道你对本县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案子一旦审理清楚，我自会按照大清律从公判决，决不会让哪一家事主吃亏的，这有什么好打听？你走吧。案子还没有审理，你竟敢到县衙门来刺探消息，若不念你无知，本县立刻就可以加罪于你，知道吗？”

赵春贵磕头道：“大人息怒，容罪民分说几句。”

李明道：“讲。”

赵春贵忙道：“山野小民，不知朝廷规矩，冒犯之处，还请老父台原谅。”李明听得哼了一声，却没有另外的表示。赵春贵忙接着道：“犬子一时失手，把人打死，自是罪孽深重，按律该严办才是，但在下只此一子，老父台若判他将命抵命，岂不是断了罪民夫妇的生路？罪民窃思，人谁无好生之德，何况老父台爱民如子仁慈无二，所以斗胆前来，求老父台念他只是失手，并非故意杀人，好歹笔下

超生，留他一条性命，救罪民夫妇于倒悬，如此，罪民便倾家荡产，变牛变马，也要设法报答老父台的大恩大德。罪民知道，要办成这样一件大事，自然是非常之难，需要打点和花销的地方很多，所以带来几两银子。”

李明睁开眼道：“你想贿赂本官吗？”

赵春贵忙道：“老父台言重了，罪民怎敢？不过是求大人替罪民花费了它，好歹救犬子一条性命。”说着拿出银票，双手递了过去：“这两千两，老父台先拿着，若还不够，我再想办法。”

李明叹道：“若能救他，我又何尝非要他的命不行呢？但这事难哪，我这里便替他开脱，说是一时失手，误伤人命，可谁知报到州里府里以后人家肯不肯认可呢？若被上边怪罪下来，那我不是也得跟着你受挂落吗？”

赵春贵见他来接银票，便跪上几步，给他放在茶几上。说：“老父台放心，你只把县里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州里府里巡抚衙门等处，我再去托人打点，总不能教老父台受到什么牵累就是，我这一辈子，走南闯北做生意，虽不是十分富足，也还有几个钱，这时候不花，留着干什么用呢？”

李明看到这两千两银子，暗地里一想，抵得上自己二十年的俸禄了。当即眼热心跳，真想一把就抓过来。但他和多数贪官一样，是个既要当婊子，又要贞洁牌坊的主儿，他料定赵春贵既已来了，这银子便等于到手了，所以强忍一忍，待赵春贵把州里府里省里的事情也揽到身上，明白这两千两银子都是给他一个人的，才似乎很为难地道：“案子还没有审过，本县不能预先给你说什么结果，但念你救子心切，本县一定设法替他开脱就是，回去等着吧，三五天以内，就会有消息的。”

赵春贵听了，忙又趴下磕了几个头，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回到自己家里等待消息。

俗话说：“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李明收了赵春贵的银子，自然

要想法为赵洁开脱罪责了。他考虑一下，定好了章程，在赵春贵来过的第三天，便开堂审理赵洁。

这天，衙门中大门洞开，四里五乡的老百姓被允许到大堂前来观看，因为是人命大案，好多年难得一遇，所以大堂前便十分拥挤，有如赶庙会时的热闹。

李明早早起来，吃过早饭，便来到大堂，坐了公案，展眼一看，录供的师爷和站堂的衙役已各就各位做好了准备。他便庄严地喝道：“升堂带人犯”。站堂的衙役听了，喝起“威”来。大堂外面前来瞧热闹的老百姓被吓得禁了声儿，大气也不敢出，堂上堂下一片寂静。

县太爷开堂审案，此何等大事？所以一切该办的俱在事先都安排好了。这样，审案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威威的吆喝声中，赵洁被带上大堂，跪在中间，喝威声一停，李明便拿足架子，开始问案：“下边跪着何人？”

赵洁磕头道：“罪犯赵洁，参见老父母。”

李明道：“你所犯何事，快从实招来，可免受刑罚之苦。”

赵洁道：“四月初二那天，小的去学堂读书，同学孙正淦过来与小的开玩笑，说小的老婆屁股上有个黑圈是他给画上去的。小的知道他胡诌，并不理会，谁知晚上睡觉时却真的发现老婆屁股上有个圈，于是便生出许多不解。第二天到了学堂，就问孙正淦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孙正淦却不肯好好回答，专门胡说八道，逗引小的生气，说与小的老婆如何如何。小的气不过，想打他几下，教他不要胡说八道，谁知一时昏了头，抓起砚台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失手把他给打死了。”

李明道：“你两个平日有什么过结没有？”

赵洁道：“我两个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相处得还算融洽。”

李明道：“如此说来，打死孙正淦是实，但并非仇杀？”

赵洁道：“大老爷圣明，正是如此。”